

苏联历史論文选輯

第一輯

(內部发行)

苏联历史論文选輯

第 一 輯

齐世荣 余绳武 李嘉恩
張文淳 刘祖熙 洪肇龙等选譯
張 捷 廖学盛 孙成木

苏联历史論文选輯

第 一 輯

齐世荣、余绳武、李嘉恩等选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5 \frac{3}{4}$ · 插頁 2 · 字數 148,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1002·385 定价(七) 0.76元

印數 0,001—9,500

編輯說明

《苏联历史論文选輯》选編了 1956 年至 1963 年八月苏联报刊发表的一部分比較有代表性的历史論文，按內容分为三輯：第一輯是苏共中央关于几个重要历史杂志的決議、苏共領導人对苏联历史学家的指示以及重要历史杂志的社論，第二輯是宣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民族解放运动和平发展的論文，第三輯是宣傳“反对个人迷信”的論文。参加編选工作的有齐世荣、余绳武、李嘉恩、張文淳、刘祖熙、張捷、洪肇龙、廖学盛、孙成木等。

本书系供内部参考之用。引用此书材料，請注意核对原文，并注明引自原来发表的报刊。

1963 年 9 月

目 录

論历史科学史的研究·····	《历史問題》1956年第1期社論	(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党史研究的 任务·····	《历史問題》1956年第3期社論	(17)
苏共中央关于《历史問題》杂志的決議(1957年3月9日)·····		(33)
在历史科学中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則 ·····	《历史問題》1957年第3期社論	(35)
苏联历史科学的新的发展阶段 ·····	《历史問題》1960年第8期社論	(60)
苏联历史学家根据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決議的 精神討論科学任务·····	《历史問題》1962年第1期社論	(82)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与現代史研究的若干 問題·····	《近代和現代史》1962年第1期社論	(97)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历史問題〉杂志》決議的摘要 报导·····	《党的生活》1962年第22期	(113)
1962年12月18—21日全苏历史学家會議		
1. 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史学方面科学研究和教学		
干部的培养·····	波諾馬廖夫	(116)
2. 世界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与科学研究和教		
学干部的培养·····	赫沃斯托夫	(162)
3. 东方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与科学研究和教学		
干部的培养·····	加富罗夫	(175)
4. 結束語·····	波諾馬廖夫	(177)

論历史科学史的研究

《历史問題》1956年第1期社論

任何一門科学,如果不深刻研究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順利地发展起来。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更好地掌握已获得的成就,并推动科学前进。历史科学史(史学史)的目的是:研究許多世紀以来的历史知識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历史科学中各派別的斗争。史学史的任务是:揭明历史科学发展的規律性,表明具体历史环境、階級斗争和当代的政治、哲学及其他观点对于历史思想的制約性。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應該一方面推翻伪造的唯心主义理論,一方面帮助人們了解唯物史观的发生、建立和胜利的規律性。

历史科学史促进历史干部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扩大他們的眼界,使他們的批判的感觉敏銳,帮助他們同現代的反动的历史思想进行胜利的斗争。

历史科学已經积累了关于人类历史的大量确实可信的材料,并曾予以概括。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数十万部历史著作,是世界文明的最珍貴成果之一。随着馬克思主义的出現,历史科学提高了嶄新的阶段。馬克思主义破天荒第一次使人們能够了解:人类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包含着一切不同方面和矛盾的統一的合乎規律的过程。馬克思列宁主义用确定历史現象的性质和意义的正确准則武装了历史学家,并且提供了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論。

随着历史科学的日益发展和丰富,产生了历史科学本身历史这一門知識。在19世紀的許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搜集了許多关于历史科学发展的珍貴材料,并曾作过将其分类并加以

科学解釋的嘗試^①。20世紀初的标志是出現了一些新的史学史著作^②。但是，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史学史研究著作是用唯心主义观点写成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历史科学中这一或那一派別出現的原因及其階級本质和历史意义作出正确解釋。

只有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才能了解历史科学发展的客观規律性，才能揭明历史学家的观点的階級根源和确定他們著作的社会作用和意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提供了研究包括历史科学史在內的各門科学史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論。在他們的著作中，对历史科学遺產和历史科学許多代表人物著作的意义，作了深刻的評价。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述，按新的方式开始了对史学史問題的研究。

M. H. 波克罗夫斯基作了用馬克思主义闡明俄国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历史科学史的第一次嘗試。他于1923年出版了《階級斗争与俄罗斯历史文献》；1927—1930年出版了他所主編的两卷《按階級观点来闡明的俄罗斯历史文献》論文集。波克罗夫斯基破天荒第一次公正地批判了俄国貴族和資產階級历史学家提出的許多原理。但是，波克罗夫斯基的庸俗化錯誤不能不也表現在他的史学史著作中。关于波克罗夫斯基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問題

① L. 兰克：《对近代历史学家的批判》（1824）；M. 彼特罗夫：《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現代民族史学》（1861）；G. 蒙諾德：《历史研究的发展》（1876）；F. 韦格尔：《人文主义登場后的德国史学史》（1885）；K. 藍普列奇：《历史科学的新旧方向》（1896）；B. 伊孔尼科夫：《俄罗斯史学的經驗》（1891—1908）；П. 米留科夫：《俄罗斯历史思想的主要派別》（1897），等等。

② G. 窩尔夫：《近代史研究概論》（1900）；E. 費耶特：《近代史学史》（1911）；Д. 叶果洛夫：《中世紀。史学和史料学》（1913）；G. 顾奇：《19世紀的历史与史学家》（1913）；L. 阿尔芬：《百年来的法国历史》（1914）；B. 布哲斯庫尔：《19世紀至20世紀初叶希腊史的史料簡評和研究概述》（1915）；G. 白洛夫：《从解放战争到現在的德国历史著作》（1916）；M. 里特尔：《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H. 卡列耶夫：《从1859到1914年的現代。史学概論》（1923）；同前人：《法国革命史的史学家》（1924）；B. 布哲斯庫尔：《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俄国的世界史及其代表作家》（第1卷，1929；第2卷，1931），等等。

及历史科学的本质所作的錯誤解釋，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決議中以及在苏联历史学家的文章中都有所揭露。

科学期刊在研究史学史問題方面起过重大作用。1926—1945年，在《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①、《階級斗争》^②和《历史杂志》^③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論述許多最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外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論述历史科学个别派別的大量史学史論文。这些文章中有許多篇虽然有个別錯誤，但直到現在尚未失其意义。

在战后年代里，对本国历史科学史仍在繼續研究。开始了对俄罗斯和苏維埃的东方学史的研究。出版了 И. 克拉奇科夫斯基

① О. Л. 瓦茵施坦：《德国的浪漫主义史学》（1940）；B. C. 謝尔盖耶夫：《爱德华·迈尔》（1931）；E. A. 科斯明斯基：《英国农业史中的新問題》（1926）；A. C. 耶魯薩里姆斯基：《战后德国史学中关于俾斯麦对外政策的問題》（1929）；И. 齐尔柏法尔布：《法国革命史的法西斯伪造者》（1939）；M. H. 齐霍米洛夫：《B. H. 塔吉謝夫》（1940）；B. Д. 格列科夫：《史学家罗蒙諾索夫》（1940）；H. Л. 魯賓施坦：《C. M. 索洛維耶夫》（1940）；A. Л. 西道洛夫：《H. A. 罗日科夫的历史观点》（1929）；B. 古尔科-克梁仁：《作为史学家的 M. П. 巴夫洛維奇》（1927），等等。

② Д. 3. 馬魯伊里斯基：《关于西方問題的历史科学的現狀与任务》（1931）；Ч. 雅辛斯基：《在波兰資產階級史学家著述中的 19 世紀及 20 世紀的波兰史学》（1933）；Ф. 古列維奇：《法西斯史学中的中世紀德意志帝国》（1936），等等。

③ А. 巴克沙宁：《历史科学初阶（公元前 5 世紀的古代希腊史学家）》（1940）；О. Л. 瓦茵施坦：《中世紀的历史科学》（1940）；B. П. 沃尔金：《历史学家福尔泰》（1945）；塔塔利諾夫：《作为史学家的馬科萊》（1945）；B. 阿甫吉耶夫：《法西斯对古代东方史的捏造》（1942）；M. 斯米凌：《为德国侵略者服务的旧普魯士史学》（1944）；E. 科斯明斯基：《法西斯对中世紀史的捏造》（1942）；K. 沃尔科夫：《法西斯学閥集团对日本中世紀史的捏造》（1938），等等。

K. 坡諾馬列娃：《在俄罗斯历史科学之源头》（1940）；E. 茲韦雅根則夫：《一座偉大城市的史学家 И. Е. 查別林》（1943）；H. 列別捷夫：《院士 B. Г. 华西里耶夫斯基及其关于拜占庭史的著作》（1944）；B. 果梁諾夫：《Ф. И. 烏斯賓斯基和俄罗斯的拜占庭学》（1944）；H. 魯賓施坦：《H. И. 科斯托馬洛夫》（1940）；A. 米舒林：《C. A. 热別列夫在俄罗斯的古代史科学中的地位》（1944）；C. 斯卡茲金：《A. H. 薩文》（1944）；E. 科斯明斯基：《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英国史研究方面的作用》（1941）；A. 莫洛克：《俄罗斯历史学家著作中的近代法国史》（1945）；A. 潘克拉托娃：《布尔什維克历史学家 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1944），等等。

的《俄罗斯阿拉伯学史概論》(1950年),《俄罗斯东方学史概論》
論文集(1953年),H. 斯米尔諾夫的《苏联伊斯兰教史研究概論》
(1954年)及其他。第一次开始了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历史观
点的研究。出版了B. 伊列利茨基的专著《B. Г. 別林斯基的历史
观点》(1953年),C. 阿西諾夫斯卡娅的《俄罗斯中世紀学的先进
思想史略(T. H. 格拉諾夫斯基)》(1955年);还发表了許多專門論
述俄罗斯其他先进思想家^①的历史观点和本国科学史的論文^②。

- ① Э. 維廉斯卡娅:《A. H. 拉迪舍夫的历史观点》(《历史問題》1949年第9期);
M. 阿尔巴托夫:《A. H. 拉迪舍夫对世界史的观点》(1953年第2期);C. 沃
克:《十二月党人的历史观点》(1950年第12期);H. 斯拉德克維奇:《車尔尼雪
夫斯基和杜勃洛柳波夫的历史观点》(1949年第2期);Л. 科瓦連科:《革命民
主主义者 T. Г. 舍甫琴科的历史观点》(1951年第7期);E. 車尔尼舍夫:《革命
民主主义历史学家 A. П. 沙波夫》(1951年第8期);B. 伊列利茨基:《A. И. 赫
尔岑的历史观点》(1952年第10期);Ю. 波列伏依:《Г. B. 普列汉諾夫的历史
观点》(1954年第8期)(譯文見《史學譯丛》1956年第1期。——譯者),等等。
- ② 参看 Д. 里哈切夫:《論俄罗斯史学的編年时期》(《历史問題》1948年第9期);
M. 齐霍米洛夫:《18世紀的俄罗斯史学》(1948年第2期);Д. 古列維奇:《M. B.
罗蒙諾索夫和俄罗斯的历史科学》(1949年第11期);П. 阿列費連科:《B. H.
塔吉謝夫的社会、政治观点》(1951年第10期);H. 魯賓施坦:《索洛維耶夫和
俄罗斯的历史科学》(1945年第3—4期);Л. 切列浦宁:《A. C. 拉波·达民列
夫斯基——資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史料学家》(1949年第8期);B. 帕叔托:
《A. A. 沙赫馬托夫——資产階級史料学者》(1952年第2期);C. 巴赫魯申:
《作为历史学家的 C. K. 波格雅甫連斯基》(1948年第8期);A. 坡格列賓斯
基:《П. Г. 柳波米洛夫的历史观点》(1949年第3期);Ф. 波梁斯基:《研究英
国农村的俄罗斯資产階級历史学家》(1949年第3期);З. 烏达里佐娃:《Ф. И.
烏斯賓斯基院士著作的評價問題》(1949年第6期);И. 波洛茲金:《B. A. 杜
拉耶夫院士和俄罗斯科学》(1947年第11期);H. 魯賓施坦:《关于俄罗斯史
学結構的基本問題》(1948年第2期);A. 涅烏西亭:《作为中世紀历史学家的
H. П. 格拉齐安斯基》(1946年第7期);B. 裴切塔:《H. П. 格拉齐安斯基及其
关于斯拉夫民族史的著作》(1946年第7期);C. C. 德米特里耶夫:《19世紀
60—90年代莫斯科大学的历史科学》(《莫斯科大学通报》1954年第7期);
A. Д. 柳布林斯卡娅:《作为历史学家的 O. A. 道比阿什·洛日捷茨文斯卡娅》
(《中世紀》1942年第1分册);E. A. 科斯明斯基, A. И. 涅烏西亭, P. Ю. 維
別尔, H. A. 馬什金, C. B. 巴魯魯申, B. M. 拉甫洛夫斯基, B. B. 斯托克里茨
科伊·铁烈什科維奇等人論 Д. M. 彼得魯舍夫斯基的文章(1946年第2分
册);C. A. 阿西諾夫斯卡娅:《先进的俄罗斯中世紀历史学家 T. H. 格拉諾夫
斯基》(1953年第4分册);C. И. 阿尔汉蓋里斯基:《C. B. 叶舍夫斯基的历史
观点》;И. H. 波洛茲金:《論 19 世紀 40—50 年代俄罗斯中世紀历史学家的学
术分歧》,等等。

在最近几年出版的論述外国历史科学史的著作中，应当指出的有：M. 阿尔巴托夫的著作《19 世紀法国资产階級史学的政治思想》以及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問題》杂志^①和《中世紀》丛刊上发表过的論述外国杰出历史学家和个别派別的著作的許多篇論文^②。在这样一些出版物上，如《苏联历史概論。封建主义时代》，《18 世紀的法国资产階級革命》(1941 年)，《1848—1849

- ① M. 古科夫斯基：《19 世紀俄罗斯学者著作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945 年第 5—6 期)；A. 柳布林斯卡娅：《19 至 20 世紀历史文献中的里舍里叶》(1945 年第 10 期)；O. 瓦茵施坦：《1655—1660 年的俄瑞战争(史学史概述)》(1947 年第 3 期)；E. 古特諾娃：《作为史学家的湯姆斯·卡莱尔》(1945 年第 5—6 期)；C. 康恩：《論历史文献中的德国資本主义手工业工場的阶段》(1945 年第 5—6 期)；M. 阿尔巴托夫：《傅斯特·德·庫兰池的政治思想》(1948 年第 12 期)；A. 3. 曼弗列德：《論現代法国史学中的几种反民族的傾向》(1954 年第 3 期)；A. Д. 柳布林斯卡娅和 И. С. 孔恩：《法国历史学家馬克·布洛克的著作》(1955 年第 8 期)；С. В. 康恩：《德国历史学文献中的 1813 年的解放战争》(1955 年第 2 期)；M. 列夫青科：《沙尔·基里及其在拜占庭学方面的作用》(1947 年第 3 期)；B. 果梁諾夫：《Г. А. 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及其拜占庭史著作》(1945 年第 3—4 期)；A. И. 涅米洛夫斯基：《現代西德史学中的古代羅馬史問題》(1954 年第 12 期)；Д. 桑德柏：《为德国帝国主义服务的德国历史学家》(1948 年第 11 期)；A. 科尔松斯基：《論述“第三帝国”产生原因的現代德国历史文献》(1948 年第 10 期)；A. С. 叶魯薩里姆斯基：《論現代反动史学中某些恢复德国帝国主义名誉的企图》(1953 年第 8 期)；И. И. 明茨：《美国的伪造苏联历史者的最新課題》(1953 年第 11 期)；A. Л. 納洛奇尼茨基：《論述美国远东政策(1938—1945 年)的美国反动文献》(1954 年第 4 期)；B. М. 庫里什：《美国和英国的反动文献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史的捏造》(1953 年第 12 期)；И. И. 茲瓦維奇：《大不列顛最新著作中的不列顛对外政策史学》(1947 年第 2 期)；С. 巴赫魯申：《〈劍橋經濟史〉对苏联历史問題的說明》(1948 年第 7 期)；И. 茲瓦維奇：《韦伯(Webbs)夫妇及其学派的著作中的英国工人运动史》(1947 年第 11 期)；Д. А. 阿甫杜辛：《资产階級历史学家的新諾曼派的歪曲》(1953 年第 12 期)；B. Ф. 謝緬諾夫：《現代英国中世紀历史学的主要派別》(1948 年第 1 期)；И. С. 米列尔：《И. 馬促列克所論述的东欧史学》(1948 年第 11 期)，等等。
- ② E. A. 科斯明斯基：《13—14 世紀英国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現代史学概論)》(1951 年第 3 分册)；A. И. 达尼洛夫：《德国资产階級的中世紀早期史学的現狀》(1954 年第 5 分册)，等等。

年的革命》(1953年),《17世紀的英国資產階級革命》(1955年),发表了史学史概述。

苏联历史学家已着手編写有关本国和外国的历史科学史的綜合性著作。H. Л. 魯賓施坦的《俄罗斯史学》(1941年)和 O. Л. 瓦茵施坦的《从中世紀初至現代的历史思想的发展来看中世紀史学》(1940年),就是这样的初次尝试。这两位作者搜集了珍貴的事实材料,但在研究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些原則問題和评价个别历史思想时,犯了严重的資產階級客观主义性质的錯誤。他們把历史科学的发展描繪成了单一的一帆風順的过程,并且沒有揭明作为科学中革命变革的馬克思主义的意义,过高地评价了外国史学对于本国史学的影响等等。克服这些錯誤,对于进一步发展苏維埃史学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历史科学史概論》第一卷的問世,应当认为是苏維埃科学中的重大事件。这部著作是由 M. H. 齐霍米洛夫(主編)、M. A. 阿尔巴托夫和 A. Л. 西道洛夫合編的。在《苏联历史科学史概論》中表明:俄罗斯学者不仅为本国史的研究而且还为世界史的研究作了何等貢獻,并且对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科学的发展作了第一次概述,探究了历史科学中各进步派別和反动派別的斗争,正确地揭露了这些派別的階級本质。同时,正如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历史学家对《概論》的討論所表明的一样,《概論》中所提出的許多原理引起了爭論和严重的反对意見。編輯部在去年的《历史問題》12期上发表了它召开的历史学家會議对这部书的討論报告,并打算今后发表对这部著作的詳細評論。

尽管有这些成就,苏維埃史学的現状还是不符合它所面临的任務。最近数年来,对于史学史問題的注意不够。这方面的专门著作編写得最少。苏維埃历史学家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史学的研究,表現得特別不景气。

苏維埃历史科学史現在还没有为人所研究。关于这个題目,

只写过几篇杂志論文和概論，皆載于紀念文集中^①。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科学史研究得很差。除了 Я. 苏奇斯的著作《拉脫維亞史学概論》及几篇学位論文以外，在最近几年內，沒有出版过任何一部关于苏联各族人民的史学的著作。

同时，在研究史学史問題时，犯有严重的原則錯誤，这些錯誤的存在阻碍了历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有許多著作把历史科学发展的复杂过程簡單化了，并且对科学遗产估价不足。对历史学家的作品不予以深刻分析，而只是对他们著作中的任何宝贵的东西一律不分青紅皂白地予以否定，給它們加上各种帽子，只強調这些著作的薄弱方面，忽視一个研究者对科学所作的积极貢獻，凡此种現象是屢見不鮮的。例如，《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論述德国进步思想家赫尔达、历史学家 Ф. X. 达利曼、Ф. 瓦萊勤、法国历史学家 Ж. 勒腓夫尔、英国历史学家 D. 柯尔^② 等人的各条，就带有这样的性质。在論述意大利杰出学者 B. 克罗齐^③ 的一条中，对于他的历史著作和他为实现非宗教的科学和文化而进行的斗争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沒有提到片言只字。在論述 B. O. 克留切夫斯基的一条中，沒有說明这位著名学者在俄罗斯历史科学发展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在这一条中，只是揭露了克留切夫斯基在《俄罗斯历史教程》中对俄罗斯历史过程的錯誤观点，而克留切夫斯基关于俄国社会經濟史的具体問題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却全然落到作者的視野之外了^④。

对于遗产的估价不足，也可作为《苏联历史概論》中的史学諸节的特点。例如，在論述編写过許多有价值的俄罗斯历史著作的

① 参閱《二十五年来苏联历史科学》論文集，B. П. 沃尔金、E. B. 塔尔列与 A. M. 潘克拉托娃合編。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2 年版。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2 版，第 10 卷第 608—609 頁；第 13 卷第 313 頁；第 6 卷第 562 頁；第 25 卷第 59 頁；第 22 卷第 91 頁。

③ 同上，第 23 卷第 490 頁。

④ 同上，第 21 卷第 463—464 頁。

A. 浦列斯尼科夫時說：“對消滅封建割據過程的真正科學解釋，是與他完全無關的。”^① 在談到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中最先提出俄國經歷過封建主義階段的論點的巴夫洛夫-茜里宛斯基時說：他的封建主義理論是無根據的，而他的著作是“帝國主義時期資產階級史學危機的鮮明標志”^②。在《概論》中，卡拉姆辛、艾偉爾斯和甚至像C. M. 索洛維耶夫這樣偉大的歷史學家的俄羅斯歷史著作，都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這些歷史學家只是受到了“揭露”。無庸爭辯，任何一部史學史著作，不揭穿舊的貴族-資產階級觀點的無根據性是不可能的，但是，與此同時，必須指出這些觀點的歷史局限性及其對科學發展水平的依賴性，必須說明他們對科學所作的新貢獻。

列寧寫道，不應當按照歷史活動家與現代要求比較所沒有提供的東西來評價歷史功績，而應當按照他們與前輩比較提供了什麼新的東西來評價歷史功績^③。

《蘇聯歷史科學史概論》第一卷的作者持有一條正確的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各門社會科學——其中自然也包括歷史科學——中的革命的變革，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給予而且也給予了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象以詳盡無遺的嚴整的科學解釋。但是，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歷史科學發展的整個許多世紀的時期評論成了“前科學時期”，或者把資產階級的歷史科學稱為“偽科學”，這種說法則未必是正確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這個著名指示：“如果以為不必領會產生共產主義學說的全部知識，只要領會共產主義的口號，只要領會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就已經夠了，這也是錯誤的。”^④

在我們刊物上發表過史學史論著的作者，正確地揭示了這個

① 《蘇聯歷史概論。封建主義時期。9—15世紀》，莫斯科1953年版，第2冊第16頁。

② 同上。

③ 參閱《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0頁。

④ 《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3頁。

或那个历史学家世界观的階級性质。但是，这种揭示往往作得很一般、很简单，并且沒有考虑到其利益为该历史学家所反映的那个階級是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上。当資產階級是上升的、进步的階級时，它反对封建主义，这是一回事；当資產階級变为反动势力，就开始竭尽一切办法为保存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而斗争，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很清楚，这种区别不能不表现在資產階級历史学家的观点上。在資產階級史学存在的早期，它所見到的是反映社会向前发展的新的正在成长的力量；它的先进代表当时是站在历史主义基地上的，尽管他們給发展思想套上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辯证法的外形。但是，愈往后，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大肆鼓吹一切陈腐事物的企图則表現得愈突出；而新旧事物斗争的思想、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吓坏了他們。这就造成了資產階級史学的危机。

在我国的史学史书籍中常常提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資產階級历史科学的危机。但是，这一点通常沒有被暴露出来，而且有时还被简单地、不正确地解釋为绝对停滞的毫无发展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資產階級史学的危机是資產階級思想体系和方法論的危机。但是就在这个危机时期，資產階級历史学家还是可以积累有用的知識，并可以获得具体的成就。

应当考虑到馬克思主义对于資產階級历史科学代表人物的影响的加强，应当考虑到部分資產階級历史学家自发傾向于“經濟唯物主义”和傾向于辯证法的事实。在現代資產階級历史学家中間有不少这样的人，他們虽然沒有站在馬克思主义立場上，但都是些严肃的学者，他們在促进科学的进步，并为科学提供着一定的卓越的貢獻。对于他們为科学所提供的史料的意义、对于他們对許多事实所作的詳細解釋和他們就許多問題所作的准确推論、观察和結論，也必須予以评价。

在研究历史科学史和社会思想史时，有許多作者对小資產階級派別沒有从階級性上加以評述。論述革命民主主义者历史观点的一些著作（其中也包括《苏联历史科学史概論》第一卷的有关各

章)特別具有这种性质。列宁說“农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①具有革命性。但是这个评价往往被忽略了。

同时,在有些史学史著作中,把某种历史思想和观点所受的阶级局限性解释得很简单。大家知道,这些思想“归根到底”只是由具有这些思想的作者在一定阶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列宁坚决反驳了 B. 叔連奇科夫的庸俗理解。叔連奇科夫在其《西欧哲学中为资本主义所做的辩护》一书中,把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正确論断弄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他写道,資產階級哲学除了談論“它所最关切的阶级利益和意图”以外,其他无论什么根本不談。很遺憾,苏維埃历史学家的若干著作,現在还没有摆脱諸如此类的錯誤。

例如, M. A. 阿尔巴托夫在其《19 世紀法国資產階級史学的政治思想》一书中断言說,托格威尔的理論“是把他所喜爱的关于貴族和資產階級、关于平等和专制以及关于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思想簡單地向历史基地上的移植”(164—165 頁)。他在托格威尔的著作中除看到他为迎合資產階級直接的阶级目的而有意識歪曲历史真理这点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看到。他也沒有看到托格威尔的《旧制度与革命》一书中的任何科学成就。这部著作乃是他多年来辛勤钻研文献材料的成果。阿尔巴托夫在 19 世紀法国資產階級历史科学的另一位杰出的代表傅斯特·德·庫兰池的著作中,除了发现庫兰池关心資產階級所最关切的阶级利益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发现。

这样的偏向,在阿尔巴托夫的小册子《为战争贩子服务的反动史学》(1951 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中表现得尤其鮮明。作者所抱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的历史伪造者,而且也确实揭穿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但是,他把为历史科学的发展作过巨大貢獻的資產階級史学的很多著名代表也列入了伪造者之列。阿尔

① 參閱《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1 頁。

巴托夫在这里是从下面这一观点出发的：好像随着 1848—1850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出現，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科学开始带有反动性质，并履行起伪造事实的职能。这种简单化的、庸俗的观点，使作者不可能理解 19 世紀后半叶至 20 世紀的资产阶级史学中各种派别的本质，也不可能看出非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許多研究作品的价值。

A.И. 莫洛克和 H.E. 查斯切开尔說：“关于 1848 年革命的法国紀念文献的主要特点是企图隐瞒或歪曲在現代法国有着特殊号召力的革命教訓”^①。他們的这个論断完全带有不分皂白的性质。他們把这一評述推广到像 Ж. 勒腓夫尔和 Э. 拉布魯斯这样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身上，并用傳播“伪造事实的說法”之詞責难他們，这是不对的。С. 康恩在这同一部书中不正确地評价了德国历史学家 Ф. 瓦勒勤^②；他沒有看見瓦勒勤的《1848—1849 年的德国革命》这部两卷集专著中的任何有科学价值的东西，沒有指出作者的知識淵博；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新的文献材料，闡明了德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描述了德国諸小邦国的事件等等。

在《苏联大百科全书》評論 H. И. 卡列耶夫的那一条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观点。論述卡列耶夫的这一条的作者，企图在国内阶级斗争的規模与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論之間建立直接的依賴关系^③。

有些作者对最偉大的俄罗斯历史学家 Л. М. 彼特魯舍夫斯基 (1863—1943 年) 的評述是不正确的。彼特魯舍夫斯基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建立过丰功偉績的人，虽然他未能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例如，A. И. 达尼洛夫就把“阻碍苏联历史科学发展”^④ 的

① 《1848—1849 年革命》，莫斯科 1952 年版，第 2 卷第 387 頁。

② 同上，第 402 頁。

③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20 卷第 166 頁。

④ A. И. 达尼洛夫：《Л. М. 彼特魯舍夫斯基思想方法論观点的发展及中世紀史学的某些問題》（《中世紀》1955 年第 6 分册第 311 頁）。

企图妄加在彼特魯舍夫斯基的身上了。

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的最重要方法論要求之一是从現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約中研究一切現象。这特別是說，每一个別国家或一类国家的历史科学不能看作是什么孤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把它当作世界历史科学的一个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和闡明。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对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綱的著名《意見》中說：“我們需要这样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在这本书里，大俄罗斯人历史不与苏联其他民族的历史相分离，这是第一。在那里苏联各族人民历史也不与整个欧洲历史相分离，并且一般也不与世界历史相分离，这是第二。”

这项要求自然也适合史学史著作和教科书，但是很遺憾，它沒有始終为人所遵守！在有些著作中，俄罗斯史学史的叙述脱离了外国史，或者相反，在闡明外国史学的发展时沒有考虑到俄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由于各不同国家发展的內部条件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科学——其中包括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須看出，俄罗斯史学在哪些方面走在外国史学前面，在哪些方面落在后面。人所共知，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階級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最先是在法国历史科学中出現的。

在《苏联历史科学史概論》第一卷和最近一个时期出版的其他几部著作中，很好地表述了俄罗斯学者对世界历史科学所作的貢獻。但是，这卷书的作者們几乎完全沒有揭示先进的西欧思想对于俄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影响。在这卷书的各章中和在个别著作中，沒有表明18世紀末的法国启蒙学派的哲学和黑格尔的辯证法对拉迪舍夫、別林斯基、赫尔岑及其他俄罗斯革命家的历史观点，对索洛維耶夫、格拉諾夫斯基及其他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观念起了怎样的影响。这样的片面看法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科学不可能被关闭在国家範圍內；一个国家的科学是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处于密切的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苏联历史学家正在全面地、广泛地研究俄国先进社会活动家